

東京行脚

劉 昌 博

——綜藝團訪美記趣終篇

比絕交前更為友好

不是「蓋」的，除了取道東京赴美的「過境」不算，我到日本也有五次之多；前四次我國和日本尚有正式外交關係，最近一次到日本時，我國跟日本已「絕交」多時了。

我是於兩個月前（六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隨同中華民國綜藝團在日本訪問演出七天；在我的感受裏，好像我國和日本非但沒有「絕交」，而邦誼似乎較我前四次往訪時還有些「增進」。

前四次，我也是率領藝術團隊訪問日本。我清楚地記得，每次當我們大隊人馬抵達東京羽田機場時，日本海關人員總要找些麻煩，表演用的道具要抽查，私人行李要逐件檢查，翻箱倒櫃，不勝其煩。

第四次，是五十九年九月間，日本政府邀請我國組派一個國劇團前往大阪，參加他們所主辦的萬博大會閉幕典禮——再見萬博週。

我們是接受邀請的客人，詎知，這些唐朝時代被稱為「倭奴」的後裔，毫不把我們當「貴賓

」看待，他們一點「以德報德」的人性也沒有。我們抵達羽田機場後，先檢查道具箱，國劇的道具不外乎蟒袍戲衫、鳳冠彩帶、刀槍棍棒、地氈鞋靴，……且多是舊傢伙，有些還帶有霉臭味。這很使他們失望，搜查不出一件「違禁品」，找不出一件需上稅的。

當時，日本人正跟大陸上的毛共勾搭上了，正如如火如荼地搞「政經分離」及什麼「匪日關係正常化」的鬼把戲，又伸出血淋淋的魔掌攫取釣魚台。剛主辦萬博會，就擺出一副「經濟大國」的譜兒；骨子裏賊性不改，仍然小家子氣量，不脫「倭奴」故態。

因而，當他們檢查我們的私人行李時，這種「故態」表露無遺；把我們每人的箱子從底翻過來，像要在雞蛋裏剔骨頭一般的嚴查。結果，他們依舊十分失望；最後惱羞成怒，把負責文武場的老師傅們的「長壽牌」、「雙喜牌」香煙，及在華航機上買的幾瓶洋酒搜去，硬要課以重稅。

日本海關人員說：煙和酒禁止進口，要帶進日本必須課以百分之百以上的稅。由於，課稅太重，這些老師傅們認為划不來，不願再遭受慘重

損失，願意放棄這些物品。殊不知，放棄這些物品也不行；且須書面聲明將這些物品贈送日本，不但是要登記護照號碼，還得簽名存查。

真箇「賠了夫人又折兵」，老師傅們怨聲載道，後悔當年在太行山打游擊時，未能狠起心腸多「幹掉」一些。

由於，那次慘痛的經驗告訴我，再也不想到日本去。此後的五年中，我有四次從日本過境，換言之，有四次可在日本停留玩一兩天的機會，鑒於上次的教訓，我都過門不入。

因為，當時在我的心目中，日本的海關人員不僅是「倭奴」，其窮凶極惡的嘴臉，簡直像明朝時代侵擾海疆的「倭寇」。可恨的，他們對待碧眼黃髮的洋人，尤其是對美國人，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樣，仍不脫「倭奴」本性。

這次——兩個月前，我們從訪美加返國途中，順道往訪日本；當我們在關島演完後飛往東京時，心中一直在嘀咕，不知要扣下多少行李課納重稅？有的甚而抱怨不該到這「以怨報德」的島國訪問。

我們撐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來到東京羽田



中華民國亞東關係協會駐東京代表馬樹禮先生（左）致詞歡迎綜藝團到東京訪問，右一為旅日僑領楊承錦、中為本文作者劉昌博教授。

機場，跟五年前一樣，國旗隨風飄揚，搖曳生姿。所不同的，是沒有我國駐日本大使館的官員來迎接；只有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代表馬樹禮、文化組正副組長鍾振宏、楊秋雄等來接待。旅日僑胞愛國不減當年，如水源貿易株式會社董事長楊承錦等多人，均來機場照顧。

可是，我們人員有六十三人之衆，演出的道具及隨身攜帶的行李共有一百六十七件之多，大小箱櫃，擺滿行李檢查室。我就心五年前的舊事重演，如果，女團員們在美國買來自用的化粧品，如蜜斯佛陀香粉、酒納香水、龐斯面霜、海萊納透明粉……要課以百分之百以上的重稅；我相信她們會花容失色，眼淚濕透手絹。

我正在發愁，如何「過關」。但見，馬代表向鍾組長咬了一陣耳朵，鍾組長向一位日本海關人員交涉了一會兒。不久，那位胖胖的日本海關人員要求跟我們大家講話；於是，我們隨便而自動地圍攏來，他站在檢查台增上用日語講話，鍾組長在旁翻譯。

「請你們講老實話，未滿十六歲的兒童有幾位？請把手舉起來！」這位海關人員和氣地說。於是，朱明玉、朱明環、吳春美、張美玉、李淑雲、吳碧珠等人，皆是未滿十六歲的女孩子，一齊舉起手來。

「你們攜帶煙和酒沒有？」
「有！」大家爲了表示誠實。
「小孩子不能抽煙，喝酒的！」
「我們是帶回家給爹爹，媽媽的，」
「啊！那妳們去上稅吧！」

這六個女孩提了煙酒去上稅，每人只象徵性地課稅美金一元。

「妳們都上稅了，」胖子海關人員笑謎謎地說：「歡迎你們到日本來，所有道具有行李，一律不必檢查了。」

我們的女團員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並非完全怕上稅；更怕耽擱時間，翻箱倒櫃煩人。

主動積極的馬代表

那天的日本人，使我刮目相看，覺得有些人性，沒有以前「倭奴」的醜劣相，更無「倭寇」的獐惡相，看起來十分順眼。

據說：日本近年來對中華民國的態度，大有改變。論其原因有二：一是日本跟毛共建交後，偷雞不着蝕把米，吃盡苦頭，有些覺悟了。二是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馬代表等，工作認真努力，突破了艱困的現狀；遇事主動積極，扭轉了惡劣的形勢。

近年來，從台灣到日本去旅遊的人，日本人皆竭誠歡迎；如果，是從大陸或香港去的人，海關必然要翻箱倒櫃檢查，和五年前檢查我們如出一轍。

我國到日本訪問演出，可謂「堂堂正正」之師，主辦是中華民國綜藝團日本公演協會，後援是亞東關係協會，協贊是日本中華連合總會，日華問題協議會；演出場所是東京第一流的淺草國際劇場。

惟演出時間是十二月廿五、廿六日下午一時、六時，合演四場；這個檔期是日本松竹歌舞團

看馬代表樹禮、鍾組長振宏的面子上，臨時讓給我們的。

廿五、廿六兩日，確實不是好檔期；因為，日本人不過農曆新年，只過陽曆新年、耶誕節及年底的忘年會，新年會，公司行號的年终聚餐會，全在這段日子裏，像我國農曆年底一般忙碌。

雖然檔期不湊巧，由於，旅日僑胞熱愛自由祖國，以及亞東關係協會的贊助得力，加上日本人民悔悟後的「以德報德」心情，致每場觀眾總在八九成以上。

演出的大門口，擺有許多慶賀的高架花籃，包括有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代表馬樹禮、中華民國留日東京華僑總會會長蔡福江、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林以文、台東區華僑組合會會長陳錫淇、水源企業株式會社董事長楊承錦、財團法人寧波同鄉會等所贈送的。花色艷麗、耀眼生輝。

演出時，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懸掛在舞台右面，左面是地主國日本的國旗；無論從外表或實質看來，我國同日本不像兩個已「斷絕邦交」的國家。

我團演出的特刊，係日方所精印的，有彩色圖片，文圖並茂；不只是刊登有馬代表、鍾組長及林總會長以文的文稿；還有日本前眾議院議長兼中華民國綜藝團日本公演協會會長石井光次郎、現任眾議員兼亞東親善協會會長千葉三郎、亞細亞大學教授兼日華支援委員會理事長工藤重忠等的大文，對我國的傳統技藝，讚譽備至。

別開生面的自助餐會

我記得，我國抵東京時，住於新橋區第一大飯店，晚上在旅社樓下便餐，介紹中日雙方演出工作人員跟大家見面；每人吃米粽一只、大菜包一個、湯一碗、日本式吃法，別開生面，另有滋味。

第二（廿四）天，日本公演贊助會給我團接風，在該旅社白樂天餐廳，自助餐，日本啤酒無限制供應。因為，當天是耶誕節，日方人員有人扮演聖誕老人，贈送每位與會人員花圈或彩色花帽各一只，掛在胸前或戴在頭上，五彩繽紛，洋溢了歡樂融洽氣氛；雖然，有人頭上戴的是有骷髏的海盜帽子，亦不以為忤。

中日雙方貴賓均在聚會上致詞，我國是馬代表致詞；席間大家歌唱助興，我國男女演員如陳玉燕、朱金桂、周素昭、許碧瑛、朱明玉等均會大展歌喉，至深夜始盡歡而散。

從廿五日起，我們就要開始演出，全團人員於上午九時到國際劇場裝台；所謂「裝台」，即指作好一切在舞台上演出的準備工作。

該劇場位在以風化區聞名的淺草，彷彿台北的萬華，但範圍比萬華大，市容比萬華整潔繁榮，萬華以龍山寺為中心，淺草也以一座大廟為中心。劇場的位置倒也適中，面對大街，頗也壯觀，惟嫌陳舊，座位有三千個。它的舞台相當寬闊，後台有電梯直通四樓，三樓是我團演職員化粧及休息室，四樓是日本松竹歌舞團演員寢舍。

我看見三樓化粧室、浴室、廁所及過道牆壁

上，亂七八糟地寫滿了名字，什麼淺草美子、川田和子、淺丘琉璃子、中山靜子……。原來日本演藝人員也跟我國一樣，喜歡在牆壁上留下姓名，這是一家老劇場，牆壁上還可發現數十年前紅極一時的名藝人簽名。

松竹歌舞團全是女演員，七八年前曾在台北公演，賣座不佳；旋到香港獻藝，與我國初次出國的藝霞歌舞團唱對台戲；結果，松竹大敗虧輸，繳羽而歸。究其原因，該團的女演員歌舞技藝雖够水準，惟多是半老徐娘，有「春殘花漸落」的凋零感，有「藝」而無「色」，倒盡觀眾胃口，難怪門可羅雀。而藝霞的女演員，個個綺年玉貌，青春美麗，色藝俱佳，搶盡了鏡頭，始終賣座不衰。

松竹經此打擊後，近年來把老演員全部淘汰，一律起用新秀，先取色貌，次選才藝，看來個個儀容秀美，窈窕多姿。她們與我們同一電梯上下，同走一條通道，甚而，同用一個盥洗室；因而，我們的眼睛吃飽冰淇淋，姹紫嫣紅，視線忙不過來。

這些日本女孩子的過份多禮，過份謙虛，動輒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有時還站在通道旁讓路，左一聲：「阿里阿多……」，右一聲：「阿多一碼事……」，真教人措手不及，惶惑不安，她們虛矯的禮貌，實在受不了。但是，她們溫婉的儀態，柔媚的音調，還是逗人喜愛的。國際旅遊界人士掛嘴邊的：「吃中國的茶館，住西洋的房子，討東洋的老婆。」確有些兒道理。

久震於淺草風花雪月的盛名，過去四次到東

京，均因來去匆匆，無緣一遊淺草；這次在淺草演出，豈可失之交臂。

我趁在演出的空隙時間，跨過天橋即到其精華地區，年終歲末的淺草，名符其實的「花街」；為迎接新年，每家門前，皆懸掛紙紮的，塑膠的花枝和柳條，青翠的枝葉，粉紅的花朵，五彩繽紛，煞是好看。

這些商場式的小街上，禁止車輛通行，兩旁以雜貨店為主；黃色電影院、新劇院、雜劇院、咖啡室及酒吧店，也櫛次林立，最特出的是脫衣舞劇場。

淺草的脫衣舞女郎

日本脫衣舞劇場門票一張日幣九〇〇元，折合台幣一百元左右，不算便宜。據觀賞過的人說：在國劇場對街一家最好，舞女不能與美國和加拿大相提並論。因這裏的舞女們舞藝雖佳，惟幾乎全是三、四十歲以上半老徐娘，厚厚的脂粉已無法掩飾其漸次衰老的姿色，眩彩多變的燈光已挽回不了其胴體上逝去的青春。她們在十多年前是松竹歌舞團的紅舞星，在五六年前解雇後，而今淪落為脫衣舞女郎，賤賣其剩餘無多的姿色，使人有「一朝春盡紅顏老」的感喟。

廿五、廿六兩日，緊張地演出了四場，頗為成功，每場的每個節目都獲得全場觀眾的讚賞。淺草國際劇場負責人表示：如果我團能在新年期間來此表演，他相信黃牛票會高出二分之一以上。

廿六日晚，我團演完最後一場後，水源企業

株式會社董事長楊承錦先生，假山王大飯店舉行慶功宴，慶賀我團在日本演出的成功，席間他美麗的千金楊文華小姐特向領隊陳義揚和我獻上一束鮮花。之後，楊董事長、馬樹禮代表、及年僅十六歲的楊文華小姐，先後致歡迎詞，最後合影留念。

廿七日從上午十時起，亞東關係協會安排我團遊覽東京名勝古蹟，包括東京鐵塔、NHK放送公司、明治神宮及日本皇宮。在明治神宮，我看見一兩百名中年婦女，她們是日本各地鄉村來的，自願奉獻勞力給這座神宮打掃庭園房舍，不取分文。她們認為這樣的「奉獻」，可得到「好運」。

當天晚上，馬代表在交通大飯店歡宴我全體演職員，旅居日本僑領林以文、蔡福江、陳錫淇

、薛本貴、陳禮桂、李合珠、楊承錦、楊隆生、徐修惠、鍾振宏、楊秋雄、張樞、陳文通、黃振祥、賴勝權、陳絢銘等數十人與會，茶餚豐盛，氣氛歡洽。馬代表在席間致詞時，對我團既讚揚又勉勵。席間有位僑領說：「要是馬代表早來日本十年，以他的才幹，必可使中日關係大為改觀。」

廿八日晚上，馬代表又請我團參加我國留學日本學生青年聯歡晚會，且有歌舞表演助興。留日學生對馬代表均十分敬重，當晚有二千餘人與會。

廿九日下午一時半，我全國人馬從東京搭乘華航班機飛返台北，結束了為期四個月的訪美、加、日三國旅程。

六十五年三月一日於台北
(全文完)

編輯報告

△本期刊出版適逢 總統蔣公逝世周年，我們敬謹隆重推出立法委員白瑜教授「我對蔣公的懷念」、國大代表陳頤教授「永懷 蔣公」及教育部簡任秘書趙佛重先生「蔣公德澤兩代同霑」大作三篇，白瑜教授等三人縷述追隨蔣公數十年間許多動人的故事，情文並茂，感人至深，敬請讀者特別注意。

△留美法學博士莊景琦先生，曾任外交部歐洲司副司長，駐菲大使館參事，蜚聲壇坫，為中外人士所敬重。莊博士於去年奉准退休後，為本誌撰寫「外交司法圈裡四十年」，自本年三月號（十九卷三期）起開始連載，莊博士寫他從事外交、司法工作的經過，箇中曲折，

歷歷如繪，讀來引人入勝，不忍釋手，所附圖照，尤至為珍貴。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姑息主義陰魂不散，國際上許多無知之輩對毛共尚存幻想的今天，輔仁大學張遐民教授特為本誌寫「傳作義失足恨」，縷述傳作義誤蹈毛共「北平局部和談」陷阱導致緜遠淪陷，傳作義亦抑鬱而亡的內幕真相，讓世人記着歷史上的慘痛教訓，而莫再重蹈覆轍。全文較長，將分兩期刊完。

△蔣君章教授的「百戰功高黃克強」，祝秀俠先生的「粵海舊聞錄」張雪茵女士的「烽煙歲月」胡偉良先生的「迷你王國」世界之最「王禹廷先生的「楊虎臣苦戰劉鎮華」等篇均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續刊，敬請作家及讀者鑒諒。